

Ep.01 发布于 2023 年 2 月 6 日

拜罗伊特大学知名女演员做客

嘉宾:	Wenrui
主持:	M
本期关键词:	德国话剧演出经历; 跨文化交际; 个人成长; 德国校园生活; 拜罗伊特大学剧团



M: 大家好, 欢迎收听PingPang-Talk。在这里我们与个体对话, 用具体经验呈现在德国的跨文化日常。非常荣幸, 今天请到了即将走红的拜罗伊特大学业余“专业”表演艺术家Feng Wenrui同学。今天做客PingPang-Talk的Wenrui不是作为学生和我们在节目里聊天, 而是以即将上演的学期末大戏《悲惨世界》女主角之一的身份来和我们分享她的幕后日常。

Wenrui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WENRUI: 大家好, 我是业余表演艺术家里的“专业”表演艺术家Feng Wenrui。

M: 欢迎!

WENRUI: 我们这学期要表演的是由雨果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版《悲惨世界》, 我扮演的是男主冉阿让的养女珂赛特。我们会从1月30号开始在拜罗伊特大学的食堂门口卖票, 时间是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学生价是5欧, 全价大概是7欧。欢迎大家线下来认识一下即将走红的女明星——Feng Wenrui同学。

M: 好的, 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尽快上线, 让更多人有机会去现场看到你和剧社其他同学的演出。

Wenrui可以简单介绍下你们的剧团吗?

WENRUI: 我们剧团的德语名称叫Schwarze Schafe。我们的剧团大概有35年的历史, 人数的话, 每学期都不一样, 取决于每学期会有多少人参演。

M: 加起来林林总总排一部戏可能会有多少人参与?
比方说你们这个学期的这部戏台前幕后加起来大概有多少同学参与了?

WENRUI: 一般大概是30多个人左右, 但我们这学期是还不到30个。

M: 然后这个剧团的名称“die Schwarzen Schafe”, “黑色绵羊’们”或者“那些’黑色绵羊”? 因为是复数,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更恰当。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或者有什么含义?

WENRUI: 我一般是习惯称为“黑羊”, 感觉比较酷。据我所知, 最早在小拜只有一个Theater am Campus这样一个学生群体, 然后有一小部分人决定从里面独立出来, 自己又成立了一个小的剧团, 然后才有了我们黑羊。

M: 所以这个名称也是当时选择自己单独成立另外一个剧社的初期创始人决定的是吗?

WENRUI: 是的。然后我是在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发现剧团的名称后面有一个小写的“e”, 然后又有一个大

写的“V”, 当然是用德语字母的发音。我说“e”是“evangelisch (基督教的)”吗? 然后“V”是“vegetarisch”?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有趣, 所有人都在笑, 后来还是有人给我解释了, 说是“eingetragener Verein”的意思。

M: 对, 这是一个 eingetragener Verein。eingetragener Verein是德国特有的一种结社方式吧。成立一个eingetragener Verein, 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需要至少七位成员, 要有一份完整的章程, 而且一个eingetragener Verein一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中文可以讲“注册协会”, 比方说德国很大的一个注册协会有ADAC, 全称是Allgemeiner Deutscher Automobil-Club, 是一个汽车俱乐部。ADAC给我的印象就是, 当你的车抛锚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个Verein的成员, ta们可以来你抛锚的地方拉你的车。对, 所以基本上在德国如果你有车都会是这个ADAC的成员。它虽然是一个社会团体, 而且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但是因为参与的人很多, 所以它的功能也好, 服务范围也好, 就会非常的大,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Sektion (分部), 有不同的办事机构, 显得好像有时候会比一些政府官方的机构还要功能齐全, 还要力量强大。事实上

它是一个社会团体，是一个民间非营利团体。类似的还有比方说DAV, 叫Deutscher Alpenverein, 这个也是对于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可能比较熟悉，叫做德国阿尔卑斯山协会，也是需要交会费的。它能提供的各种服务，比方除了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去徒步，或者是去攀岩之类这种户外活动以外，当然就跟阿尔卑斯山有关系的户外活动之外，如果你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受伤遇到危险，攀岩到了山顶，或者是地形不太方便的地方，如果你是DAV的成员，ta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用直升机这样的方式来救你。所以一个注册协会说小就可以像你们这个剧社这样，它是一个小型的兴趣团体，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服务型机构，这个在德国还蛮特别的。你除了在话剧社之外，还没有加入过其他的注册协会和社会兴趣团体？或者你在德国有没有注意到有其他类似的组织？

WENRUI: 黑羊其实是我加入的唯一一个注册协会，但我了解的还有学校的一个叫Schaulust的团体。我去年夏天参加过一个同学通过Schaulust的组织的Tanzshow (舞蹈演出)，当时我跳了现代舞。演出前有一个负责人同学过来跟我们说我们要交一个会员费，因为我们必须首先是Schaulust的成员之后才

能参与到这个演出里面。

M: 这个也有点像学校的Glashaus。拜罗伊特大学有一个学生组织，也是一个注册协会，叫Glashaus。它是一个场所，具体来讲就是一个房子，作为一个团体，在那里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也好，有时候甚至是学术演讲之类的。参加这些活动也是要交一个会员费的，具体的价格一个月的话是1欧。如果一年的话，我记得学生好像6欧7欧这样。所以在德国加入一个注册协会这件事情，你的经历就是戏剧专业的这个Schaulust和Schwarze Schafe?

WENRUI: 是的。我知道这两个还是因为之前我和一个朋友提到说我想演话剧，但又不想演那么专业的，或者就是说去一个剧院当群众演员之类的，然后但又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机会，也不知道怎么去找。我这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Theater am Campus和Schwarze Schafe。我当时直接关注了Schwarze Schafe的Instagram。后来某一天在一个学期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ta们有发一条推送，说ta们在那一周的周一晚上会有Vollversammlung。但其实是一个误会，我当时以为Vollversammlung是一个要把所有新人都聚在一起的迎新活动，然后那天白天正

好是学校的一个开放日，每一个社团或者是小的团体都会在学校中间有一个小摊位去宣传自己的东西。我那天当时正好路过 Katholische Hochschulgemeinde（天主教学生团体）的摊位，因为我们话剧社是在这个地方排练的，然后我就过去和ta们随便聊了两句，ta们之前我都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个地方，于是我就提到说这天晚上是不是有一个话剧社的排练，然后ta们说是的，我当时还没有说“我能不能去看看”而是“我打算去看看”。当时正好有一个男生是这个话剧社的，然后他跟我说你可以来看看，我们也很欢迎你加入。

后来我去的时候，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迎新活动，其实是像是全体大会一样的活动，我就一个人糊里糊涂地进去了，看着ta们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我就抓住其中一个人，我说我想加入你们，但怎么加入呢？这个人就跟我说去那边找另一个女生，跟她说你想加入，然后你去跟她交1欧的会员费，就可以加入了。然后我就这样加入了。

M: 听起来就是说你本来就想找一个机会演话剧，在学校了解了一下打听了一下，就发现了两个类似的机构。

WENRUI: 是的。但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有些难以融入的，因为ta们互相之间是真的很熟。我可能是在场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之一，可能总共不超过三个还是四个。我一方面觉得可能自己的语言也不是那么好，另一方面，ta们的演技真的很好很专业，然后我又没有演出经历，我就觉得有一点自闭。可能别人都是在聊天在玩，我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着ta们玩，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加入。但是后来是有慢慢卸下自己的心理包袱的，因为认识了另一个剧团的外国人，他的语言水平让我感觉还没有我的好，但是他却能融入得很好，我就觉得其实根本不是语言的问题，算是个人个人感觉的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尝试，就是主动和ta们去交流，主动在社团的WhatsApp群里面问有没有人中午一起吃饭，然后这样慢慢交流多了，就更好地融入了。

M: 那根据你现在的了解，当时你会觉得ta们已经非常熟悉，然后之间玩了也已经很长时间很亲切了。因为你最开始有提到这个剧团每年的成员几乎都会变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那你现在根据你的了解，这些人在你加入的时候，ta们真的已经认识很久了吗？还是其实ta们也只是可能一起参加过一个学期左右这样剧团的活动？

WENRUI: 因为剧团里还是有一些像是元老级的成员, ta们可能是每次都会参演或者制作一部剧。我记得当时第二次活动就是一起读剧本, 就是试读剧本, 当时地点选在了当时的导演家里面, 然后ta们到了ta们家之后就是直接就是连导演宠物名字都可以叫得出来, 是真的很熟悉,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像一个愣头青一样, 不知道该干什么。

M: 那你现在觉得好些了吗?

WENRUI: 现在是自然多了, 然后可以和大家很自然地开玩笑, 或者是约饭之类的。

M: 我相信你的德语肯定有很大进步, 因为你用德语排戏呀, 跟社团成员交流之类的, 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吗? 只有语言能力提升了, 好像才能和ta们相处的更融洽? 还是其实是相处得融洽这件事情是一回事, 然后相处融洽之后自然而然得到了一些得到了更多讲德语的机会?

WENRUI: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这是我之前想过的那些困难和所谓的前提条件都是我自己给自己心里附加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以融入得更好, 首先有一

部分原因是有那么几个成员是真的很乐意去帮助我融入这个剧团的。就是ta们会跟我解释, 或者是比如说会问我有没有听懂, 因为有一些专业的排练的词汇, 我可能不是很懂, ta们会跟我解释, 或者是会叫我和ta们一起去散步之类的。这个过程, 我逐渐也是慢慢打开心扉。后来当然自己的语言可能也是随着自己的学业有一定的提升。当然语言提升这方面和在我能打开心扉更好地融入剧团之后也是有关的, 尤其是在日常口语这一块, 因为可以和大家就是无所顾忌地开玩笑, 然后去聊天闲聊, 一起去散步, 一起去喝咖啡或者是干别的,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提升。

M: 一开始你的想法可能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语言基础, 才有可能融入ta们, 或者是才有可能和ta们有更多接触一起玩儿点别的事情, 除了牌局以外。但事实上可以讲是反过来的, 就是首先因为你展示了开放的态度, 然后对方也非常开放地愿意带领你进入ta们这个群体, 然后在相处当中自然而然的你们可能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对方。同时你的表达能力也得到了一些提升, 可以这样理解吗?

WENRUI: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我一开始会觉得

得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讲德语肯定是会有口音的，然后演出时对语言的要求其实是比普通人要高的。从发音到语调到断句，其实比普通人要求要高，我作为一个低于普通要求的人，我就会觉得没有自信，但后来发现其实都是要通过训练的，ta们也不会说一开始就会找到很完美的语调或者是断句，所以ta们也会被导演纠正自己的哪个发音发得不是很完美，不是很饱满等等，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点。于是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心里有好一些。

M: 对有一句话叫“Übung macht den Meister”这句话用中文讲就是“熟能生巧”。这是一个在各个文化当中通行的方式，只要你通过足够的练习都能掌握想要的技能。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作为非母语者在使用外语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练习，但是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WENRUI: 我还有想到我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当时差不多已经有一个剧本了，然后我当时直接跟导演说我说我想参演，但我的语言不完美，我有口音，你们可以接受吗？

M: 哇你好可爱！

WENRUI: 然后ta们说完全没问题，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外国人，比如说谁谁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他虽然有口音，但他的口音很贴合他的角色，这反而是有助于塑造这个角色。我觉得就很有趣，这种解读。包括在演出前，导演也会集中给我们纠正一下我们的发音之类的。不过因为我一开始问了，我就说我有口音，但我还是想演有没有关系。她说没关系，那之后我如果说得不好也不能怪我。

M: 没错，她已经提前给你发了“无罪金牌”。

WENRUI: 是的。

M: 你加入这个社团有多久了？

WENRUI: 不到一年。

M: 然后你怎么这么快就晋升到了你主演的位置？有没有什么从业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WENRUI: 当然是我的个人魅力了！哈哈不是。其

实我能拿到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巧合，我们一般一学期一开始会有一些剧目的建议，大家会提前跟导演发一下想演什么戏，然后我们再一起试读其中几段，之后我们去投票，最后投出了《悲惨世界》这个剧。当然这个剧我个人也很喜欢，然后我会想演一个不是那么小透明的角色。我一开始申请的其实是芳汀和她的两个工友这三个角色，又顺带写了一下珂赛特，但这个角色其实当时本来是没有台词的，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形象比较适合珂赛特这个角色，然后我就顺手写了一下。后来收到导演的邮件说给了我珂赛特这个角色，但我一开始就有点失落，我就会开始想，ta们是不是还是觉得我的口音有问题，不愿意让我有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然后或者是ta们是不是觉得我的演技也不是很好，不适合一个大角色。但后来当我收到导演ta们改过的剧本之后，我就突然发现有整个三四幕都是我主演的，然后我就是：哇，好惊讶呀！

M：为你量身打造了一个有很多词儿的珂赛特。

WENRUI：是的！然后我当时就跟导演发了消息，我说感觉就像是一个礼物，我打开它之后发现里面装的是信任和鼓励，当时真的很开心，到家里就直接

跳起来：哇，我要演一个主角了！

M：然后呢？你现在觉得这个角色对你来讲很有挑战性吗？或者你胜任得还不错？

WENRUI：对，是有挑战性的，因为有几幕是我和另一个角色，只有两个人在台上，其实很考验我们的演技的。当然我是很喜欢面对挑战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自己的发音和演技的好机会，因为如果台词多的话，会更要求发音的准确性，还有神态之类的演技。我自己为这个角色也是有付出了一定的精力的，比如说我会有段时间会集中练德语的绕口令，还会去搜集一些我觉得和我这个角色比较类似的演出视频。比如说我当时有一个困难，就是我有一个情人，然后有一个父亲，但是我跟我父亲演对手戏的时候，ta们就意识不到，这个人是我的父亲，然后于是我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音乐剧叫《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也是会有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父亲这样的戏，于是我就会去观察，就是这个演员是怎么通过自己的演技来表现出这个人是她的爱人还是她的父亲。这样试了一下，好像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M: 哇, 听起来你也是做了很多台下功夫。

WENRUI: 是的, 因为我想做一件事的话, 我想会尽自己可能地做到最好, 包括之前去维也纳游学去看了一些歌剧和话剧。我在看话剧的时候, 我会观察那些演员就是怎么分辨出你这个人是在台上走还是在台下走, 因为我有看到我上学期演出的视频, 我觉得我像是一个路人被临时拉到了舞台上, 然后有点不知所措, 整个人就感觉很路人,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不是一个在舞台上的状态, 我就通过在游学的时候看话剧去观察的时候, 有发现到演员在舞台上走路的时候, 其实是整个核心在收紧的, 其实就像是没有音乐地在跳舞, 整个四肢包括整个腰腹是有在紧绷的, 通过这种力量核心控制, 表现出走路的一种节奏感, 然后以此来识别出就是这个人是在舞台上走还是在普通的街上走。

M: 听起来你已经有了很多作为女主演的专业素养, 我非常期待你的表演。其实除了在“那些黑色绵羊们”这个剧社, Wenrui还活跃在校园的很多角落, 我有好多好多好奇的问题, 但是最最最好奇的其实还是关于你的社交范围。因为我偶尔和你一起在学校见面的时候, 每一次, 真的是每一次都会遇到不止

一个你认识的同学来跟你打招呼, 不限国籍。我真的很好奇, 拥有社交浓度这么高的生活, 你的感受是什么? 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名人?

WENRUI: 确实如果和朋友一起吃食堂的话, 比如说和你或者和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打饭的路上, 然后中间会有人跟我招手, 我左边招一招, 右边招一招, 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明星走上红毯, 确实觉得自己像一个“名人”。也会有其他朋友夸我说: “哇, 你真的认识很多人!”,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别人跟我打招呼, 但我可能已经忘了这个人是谁, 我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了。这时候朋友就会说: “你是明星, 别人只需要认识你, 你不需要认识所有人!” 然后我说好的。

M: 你是怎么认识这么多不同的人? 虽然你刚刚讲很多时候你已经忘记你和这些人是怎么认识, 但是总的来讲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导致你有这么大的社交范围? 有这么广的人脉?

WENRUI: 当然我的社交圈也不是说猛一下像宇宙爆炸一样地炸开, 也是慢慢扩大的一个过程。我刚来小拜的半年, 其实当时的朋友除了我的德国室友

之外都是中国人，当时觉得其实是有些失败的，就是我已经来德国半年了，然后我的大部分朋友还都是中国人，好像还在一个自己的小圈子里没有走出去。后来改变这个契机是有一次和一个课上的同学去纽伦堡游学，游学正式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吃了一个饭，在吃饭的时候，因为ta们是学戏剧的，然后我们就关于我们看过的戏剧之类的聊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之后，又说可以在一起约喝咖啡之类的，这算是我在这之后的交头两个德国朋友，或者是所谓的外国朋友。

M: 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你开始觉得你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你会觉得有些失败是为什么呢？

WENRUI: 可能因为是在国外读书，还是想尽可能地去融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但如果我认识的都是中国人，我会觉得好像虽然人在外国，但还是像在国内一样地在这边生活，让我觉得我没有很好地融入这个地方，还是有想要这个环境适应我而不是我适应这个环境的感觉。

M: 因为你刚才讲的，只交中国朋友会给你一种失败

的感觉，我会联想到我认识的一些人，ta们会觉得如果我给自己在国外读书期间定一个交友指标，就是我一定要认识几个德国朋友，我一定要认识几个中国朋友，或者说我只跟当地人，只和本地人一起玩儿，或者我只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和中国人一起玩儿的话，ta们会觉得这个有些刻意。对我来讲交朋友，我很难用国籍去定义我和什么样的人，哪个国籍的人交朋友才是有意义的，或才是成功的。当然我理解你的那种感受，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如果我是一个四川人，但我不是四川人哈，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一个四川人，然后我来到了山东，我在山东工作生活了很久，但是我始终只认识跟我一样从四川来到山东的老乡，我跟ta们才有共同话题，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是跟ta们一起度过的，我想大概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者是觉得我怎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认识一个山东人，那你觉得这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你从中国来到了德国，然后你会觉得如果我的社交圈子里只有中国人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尤其是没有本地人的话，毕竟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德国人。那么在这么大基数的情况下，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居然一个本地人，一个德国朋友都没有交到，我会觉得有些沮丧，你觉得这个差别是什么？

WENRUI: 可能是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很刻意地和来自同一个省份的同学呆在一起。因为我感觉我是有点排斥, 就是呆在一个, 或者说是长期呆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圈子里, 因为我是喜欢向外去探索的人, 我如果呆在一个让我觉得我可以尽情的说母语和自己说自己方言, 让我觉得很舒适的地方, 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者。

M: 所以我想这可能和动机有关系。首先我刚才想到我提的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些不现实, 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话, 就算我从一个省份来到另外一个省份, 大家几乎不会太在意你是来自哪个省份的, 然后我跟你认识的时候也不会太在意你家乡是哪里的, 跟我是不是一个省的是不是一个城市的, 但是国籍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国籍和省籍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另外一方面就像你刚才说的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既需要很多的勇气, 因为想到可能会很不一样, 同时也有很大的好奇心在驱使你做这样的决定, 那你带着这么大的好奇来到这里, 居然没有找到这样的入口, 没有找到一个渠道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去了解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可能就会觉得跟你的预期不符, 可能是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沮丧, 而不是我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没面

子或者我觉得好像只有和德国人一起玩儿才显得我才显得我融入得很好, 才显得我足够优秀。

WENRUI: 对于这个观点, 我之前说的这个我后来也是有调整, 因为我最早其实也会有就是说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好的德国朋友, 然后或者有一个很好的法国朋友, 再一个好的日本朋友, 但后来发现.....

M: 你就是在收集国籍哈哈。

WENRUI: 后来发现其实朋友就是朋友,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 然后这个性别那个性别, 这个群体那个群体。我之前在奥斯纳布吕克当交流生的时候, 当时第一个目标就是交一个好的德国朋友, 然后就会刻意地去找人交朋友, 但这样的话其实这种刻意会让我很累, 也需要我付出额外的精力去维持这样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让我能享受的一段友情。但我后来发现, 当我卸下这样的包袱, 我就会觉得就是把所有所谓的国籍、性别或者是这样的后加的身份去掉之后, 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人类看待的话, 反而就是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M: 没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说我就想要找一个德国朋友, 那如果此时我遇到了一个很有共同话题

的英国人或者中国人，我是不是会因为ta不是德国人，所以我现在不能进入这段友情？这样想想其实我觉得很扯，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心累。反过来如果说我遇到了一个德国人，ta是一个愿意和我交流的德国人，但事实上，我们俩之间没有那么多共同话题，我跟ta一起也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但只是因为ta是一个德国人，我就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去保持联系，像完成任务一样和这个人逐渐推进我们的友情也会很辛苦，我能理解你刚才说的这种感受。当然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是因为我们人在德国，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德国人，那么你交到的这个朋友，ta来自德国的几率就比来自其他地方要大很多。就好像我是一只蜜蜂，然后在意识花丛里面花有这么多，但是我始终采不到蜜的话，我可能也会怀疑自己不是能力有问题。

在你刚才的讲述当中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你后来通过上课的契机啊、通过线下游学啊这样的校园活动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你和这些人初识可能都是因为一些契机，一些活动，之后你和这些人是如何保持联系的呢？对于一些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同学来讲，可能多多少少都体会过这种感觉，我们在一个课上相遇了，然后因为要一起做作业啊，一起准备报告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很多情况下，这个关系可能不

大会延续到日常生活当中，延续到业余时间，成为会隔三差五一起，或者日常生活中互相想要聊天和倾诉的对象，甚至一起出去旅游。你有过这样的困境吗？就是你认识了一个人之后，怎么样从“认识”变成“和这个人成为朋友”这个阶段？

WENRUI: 首先就是比如说一个课上认识的朋友，我也不会去课下去刻意的跟对方发消息被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或者是最近过得怎么样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各自也都在忙自己的学业，基本上都是会每天课上，或者课前或者课后聊一聊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比如说下课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走，然后正好到饭点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之类的。其他的比如说在图书馆的时候，正好看到你周围有你认识的朋友，可能是普通朋友，也在学习，然后当你累了，想喝咖啡或者想散步的时候，这时你可以去问对方一句你累不累啊，你想不想要出去喝个咖啡或者散个步呀？这样的过程中，其实两个人的距离是会拉近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或者是对方当成是个外国人。因为我最早开始在这边交朋友的时候，我会自己刻意地去总结，就是和外国人交朋友需要注意什么。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是到另一个世界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聊天，

我甚至还会提前列一个清单,就是就是这些,这些,这些话题可以聊。这样聊天就会很刻意,让对方很不自然。后来发现其实和这边的朋友聊天,也是像和国内的一样,比如说一些吐槽啊,最近学业真的很繁重,然后感觉学业和生活平衡不过来,或者是上课没听懂,分享彼此的喜悦烦恼。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只是用的语言不一样。

M: 对,或者说可能有不一样的,就是一些非常中国的话题或者非常德国的话题。也许你们对这个话题的了解程度会不一样。就如果你不懂中文的话,能接触到的信息毕竟还是有限的。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如果说我想就我一个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我只讲德语的,只讲英语的朋友进行聊天和沟通的话,那我就不得不要跟ta们讲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先保证ta们理解了我在说什么之后,我们再进行讨论。其实讨论这个环节,我觉得始终都是可以进行的,那缺少的可能就是知识背景。就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德国发生的事情我也不一定了解,或者我的一些朋友,ta们聊起一些众人皆知的德国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名人啊,或者是文化艺术作品啊等等,我也会经常陷入这种“哎,你们在说什么?这个我没有听说过。”,然后我就会问,ta们就会解释给

我。如果它是一首歌,我就马上听一下,如果它是一部电影,我之后也会记得去看,然后看完之后会给对方一个反馈,就说我最近看了这部电影,真的还挺有意思的,至少让对方感觉到ta的推荐,或者是ta的意见被尊重。我觉得这也不算一个文化差异吧。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区中成长,那包围我们成长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彼此的内容确实没有那么多机会了解,除非你愿意讲给别人,除非别人愿意讲给你。

WENRUI: 我最近也发现就是交朋友,或者是和朋友保持关系的秘诀就是要敞开心扉。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在学校突然遇到话剧社的朋友,然后我们可能都在赶路,但是我们互相看到了,然后就会互相拥抱一下,互相说:“今天遇到你真开心!”,然后就走了。

M: 很可爱的感觉。

WENRUI: 说到路上遇到同学这个点,我觉得其实据我观察就是很多像国内来的朋友可能路上遇到熟悉的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就只是招招手说“哈喽!”,然后就走了。但是我会有观察到像德国人在

这种打招呼之后就会站下来聊那么几分钟，后来我也开始这样，发现这样其实也会有助于增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前提是你注意到对方并不是在赶路，你也并没有在赶路，就是正好遇到了可以聊两句。

M: 因为你我也都是中国人嘛。如果我们俩可以这样做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国籍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原因，我曾经也有这样一个阶段，我在路上遇到熟人或者是认识的人，不熟悉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或者是我怎么样可以假装没有看到ta。我后来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可能就是很复杂的感情，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时间听，我也不知道对方想不想见到我。就是加起来最后导致我觉得：哎，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判断，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如果对方没有时间，那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如果对方有时间，那我当然也很乐意跟他聊两句了，我有时间的情况下。但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像我记得ta那样记得我，所以这些种种原因就阻止我开口。我后来就觉得大家都是普通人，如果我有这些想法，对方可能也有这些想法，那解决这一系列

可能性，或者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问一下，所以我就去跟ta打个招呼，然后问一下：“你在忙吗？”，然后对方就会告诉我ta有没有时间，你马上就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跟ta聊两句，或者ta有没有兴趣跟你聊两句。所以我想对于很多刚到德国的中国同学来讲，我们的问题应该不是我们不想讲礼貌，或者是我们不喜欢在路上遇到人打个招呼，我觉得都是因为怕尴尬，怕自己说错话，怕自己没什么好讲的，然后讲了一堆乱七八糟，没意义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无所适从导致的。

WENRUI: 而且我之前其实也会想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或者路上遇到熟悉但没那么熟悉的人，我就会下意识想躲开，会觉得有点尴尬，像聊天朋友聊什么或者对方想不想跟我聊。我说的话，对方能不能听懂。后来我想不要想那么多，就去行动。如果ta不想跟你聊天，可以拒绝你。如果ta听不懂的话可以再问。不要设这么多的关卡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例子，这一周我一个人去食堂吃饭，然后有看到两个学音乐戏剧方向的同学。当时我犹豫了一下，我说要不要跟ta们一块吃一下，但ta们还好像在谈事情，我就想ta们如果不愿意跟我吃可以拒绝我。然后我就去问ta们，我说我能跟你们一起吃吗，ta们说好呀好呀，但

ta们俩其实确实是在谈事情。之后就是我坐过去，然后ta们俩在谈事情，我在旁边吃饭，ta们俩谈完了之后就开开始跟我聊天，我还偶然得知其中的一个男生是我将来想读的一个硕士专业的同学，我就问了很多关于这个专业的问题，得到很多很有用的信息。因为ta们两个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ta们也会有很多内部的我作为一个其他专业的同学并不知道的一些就业平台，或者是相关的求职信息，然后当时也是通过这顿饭，其中的一个女生要我的邮箱，把我加到ta们专业的一个推送的信息里，就是比如说哪个剧院最近招什么人会给大家发这样的一个邮件，然后大家会收到，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投简历。我在想，如果如果当时退缩了，我就会错过很多东西就很感激当时那一下的勇敢。

M: 当时可能会觉得还是鼓起了一下勇气的，但是现在想来这一点真的不算什么，没花多少力气。前提是如果就像你刚才讲的，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对方真的有事情的话，我可以接受，而不会因为对方告诉我ta们有事情，我就会想今天尝试又失败了，或者是又被人拒绝了，或者又开始找自己的问题，让这个事情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上。如果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那我就只

理解到这里，而不去揣摩ta们其实没有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是你不想跟我吃饭，不想跟我聊天之类的。那么聊你的作品。这次演出承担这么重要的角色，你可能有很多台词要背，而且都是德语对吗？那我先不问你有什么经验，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我想先问你自己觉得准备得怎么样了？你已经准备好走红了吗？

WENRUI: 我觉得关于我走红这一点并不需要准备，我已经走红了！比较自恋。

M: 我真的很欣赏Wenrui的这种自信和阳光。那么演出的相关链接，我们也会附在本期的节目介绍里，Wenrui我再给你半分钟的广告位，宣传一下。

WENRUI: 你，喜欢维克多雨果吗？你，喜欢《悲惨世界》吗？你，看过话剧版的《悲惨世界》吗？喜欢的话就快快行动吧，拿起你手中的手机.....不好意思我们的票是线下的，心动不如行动，1月30号起到2月10号，我在拜罗伊特大学食堂门口等你！刚刚忘了说演出时间，我们的剧是从2月11号开始演11号是首演，隔一天一演，也就是说11号，13号，15号，17号，还有19号。

M: 非常感谢Wenrui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经历。

WENRUI: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作品。

M: 谢谢Wenrui, 再见。

WENRUI: 再见。

H: 非常感谢! 感谢你收听本期 PingPang-Talk, 希望我们的节目让你觉得有趣, 同时也能为你提供一些跨文化视角。如果你有跨文化故事想和我们分享, 或者想在节目里听到特定的嘉宾, 欢迎邮件联系我们: podcast@baychina.de

Homepage: www.pingpang-talk.de 

© 2024, BayCHINA.